尚書正義

尚書注疏卷第十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周書

武成第五

泰誓上第一　周書　孔氏傳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

作泰誓三篇渡津乃作

疏惟十至三篇　正義曰惟文王受命十有一年武王服喪既畢舉兵伐殷以卜諸侯伐紂之心雖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至十三年紂惡既盈乃復往伐之其年一月戊午之日師渡孟津王誓以戒衆史敘其事作泰誓三篇　傳周自至示弱　正

義曰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年而卒也無逸稱文王享國五十年則嗣位至卒非徒九年而已知此十一年者文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至此年爲十一年也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至此十一年武王居父之喪三年服畢也案周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其時猶在但未知崩月就如暮春即崩武王服喪至十三年三月大祥至四月觀兵故今文泰誓亦云四月觀兵也知此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其終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

即位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知此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繼文王年者為其卒父業故也緯候之書言受命者謂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命人主其言起於漢哀平之世經典無文焉孔時未有此說咸有一德傳云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此傳云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是孔解受命皆以人事為言無瑞應也史記亦以斷虞芮之訟為受命元年但彼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不得與孔同耳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故九年文王卒至此三年服畢此經武王追陳前事云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是十一年伐殷者止為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口于商知亦至孟津也

傳十三年至伐紂

正義曰以一月戊午乃是作誓月日經言十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文云戊午次于河朔知此一

月戊午是十三年正月戊午日非是十一年正月也序不別言十三年而以一月接十一年下者序以觀兵至而即還略而不言月日誓則經有年有春故略而不言年春止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戊午是二十八日以曆推而知之據經亦有其驗漢書律曆志載舊說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武成篇說此伐紂之事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則壬辰近朔而非朔是爲月二日也二日壬辰則此月辛卯朔矣以次數之知戊午是二十八日也不言正月而言一月者以武成經言一月故此序同之武成所以稱一月者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然則改正治歷必自武王始矣武王以殷之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既入商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爲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未爲周之正月改正在後不可追名爲正月以其實是周之一月故

史以一月名之顓氏以爲古史質或云正月或云一月下與春秋正月同義或然也易緯稱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鄭玄依而用之言文王生稱王已改正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豈得殷紂尚在而稱周王哉若文王身自稱王已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得云大勳未集欲卒父業也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追王大王亶父王季盟文王昌是追爲王何以得爲文王身稱王已改正朔也春秋王正月謂周正月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爲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非改正之王晉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注公羊以爲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是後人追爲之辭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　傳渡津乃作　正義曰

孟者何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是孟地置津謂之孟津言師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三篇皆渡津乃作也然則中篇獨言戊午次于河朔者三篇皆河北乃作分爲三篇耳上篇未次時作故言十三年春中篇既次乃作故言戊午之日下篇則明日乃作言時厥明各爲首引故文不同耳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泰誓矣後得僞泰誓三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又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鵰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

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漢書婁敬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偽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顒集注尚書於偽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爲彼偽書作傳不知顒何由爲此言梁王兼而存之言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時事聖人取爲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爲周書此非辭也彼偽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

二篇亦伐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也且觀兵示弱中退復何誓之有設有其誓不得同以泰誓爲篇名也

泰誓大會以誓衆

疏傳大會以誓衆 正義曰經云大會于孟津知名曰泰誓者其大會以誓衆也王肅云武王以大道誓衆肅解彼僞文故說謬耳湯誓指湯爲名此不言武誓而別立名者以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泰誓見大會也牧誓舉戰地時史意也顧氏以爲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三分二諸侯及諸戎狄此周之孟春

疏惟十至孟津 正義曰此三篇俱是孟津之上大告諸國之君而發首異者此見大會誓衆故言大會于孟津中篇徇師而誓故言以師畢會下篇王更徇師故言大巡六師皆史官觀事而爲作端緒耳 傳三分至孟春 正義

曰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中篇言羣后以師畢會則尉之所有諸國皆集牧誓所呼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知此大會謂三分有二之諸侯及諸戎狄皆會也序言一月知此春是周之孟春謂建子之月也知者案三統曆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冢大御治也友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下及我治事衆士大小無不皆明聽誓

傳冢大至聽誓 正義曰冢大釋詁文侍御是治理之事故通訓御爲治也同志爲友天子友諸侯親之也牧誓傳曰言志同滅紂令摠呼國君皆爲大君尊之也下及治事衆士謂國君以外卿大夫及士諸掌事者大小無不皆明聽誓自士以上皆摠戒之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

人萬物之靈生之謂父母靈神也天地所生惟人爲貴〔疏〕傳生之至爲貴　正義曰、萬物皆天地生之、故謂天地爲父母也、老子云、神得一以靈、靈神是一、故靈爲神也、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言人能兼此氣性、餘物則不能然、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此經之意、天地是萬物之父母、言天地之意欲養萬物也、人是萬物之最靈、言其尤宜長養也、紂違天地之心、而殘害人物、故言此以數之、與下句爲首引也、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人誠聰明則爲大君而爲衆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沈湎嗜酒冒亂女色敢行酷暴虐殺無辜〔疏〕傳沈湎至無辜　正義曰、人被酒困若沈於水、酒變其色

湎然齊同故沈湎爲嗜酒之狀冒訓貪也亂世色荒也酷解經之暴殺解經之虐皆果敢爲之案說文云酷酒厚味也酒味之厚必嚴烈人之暴虐與酒嚴烈同故謂之酷 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

【疏】傳一人至政亂 正義曰秦政酷虐有三族之刑謂非止犯者之身乃更上及其父下及其子經言罪人以族故以三族解之父母前世也兄弟及妻當世也子孫後世也一人有罪刑及三族言淫濫也古者曰有大功乃得繼世在位而紂之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已濫受寵子弟頑愚亦用不堪其職所以政亂官人以世惟當用其子耳而傳兼言兄者以紂亂爲惡或當因兄用弟故以兄協句耳 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

殘害于爾萬姓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謂服飾過制言匱民身力爲奢麗

【疏】傳土高至奢麗　正義曰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李巡曰所以古今通語明實同而兩名此傳不解宮室義當然也釋宮又云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爲之所以觀望也臺上有屋謂之榭又云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孫炎曰榭但有堂也郭璞曰榭即今之堂堭也然則榭是臺上之屋歇前無室今之廳是也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障澤之水使不流溢謂之陂停水不流謂之池侈亦奢也謂衣服釆飾過於制度言匱竭民之財力爲奢麗也顧氏亦云華侈服飾二劉以爲宮室之上而加侈服據孔傳云服飾過制即謂人之服飾二劉之說非也殷本紀云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

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聚野獸飛鳥置其中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說紂奢侈之事書傳多矣

焚炙忠良刳剔孕婦

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刳剔視之言暴虐

疏 傳忠良至暴虐 正義曰焚炙俱燒也刳剔謂割剝也說文云刳刲也今人去肉至骨謂之剔去是剔亦刲之義也武王以此數紂之惡必有忠良被炙孕婦被刳不知其姓名爲誰也殷本紀云紂爲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妲己以爲罰輕紂欲重刑乃爲熨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爲銅柱以膏塗之亦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入中紂與妲己以爲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是紂焚炙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

帝王世紀亦云然諸文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即引此爲剖剔孕婦也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父業未就之故故我與諸侯觀紂政之善惡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慢之甚

疏傳悛改至之甚　正義曰左傳稱長惡不悛悛是退前創改之義故爲改也觀政于商計當恐懼言紂縱惡無改悔之心平居無故不事神祇具紂之大惡上言舉其尊者謂諸神悉皆不事故傳言百神以誡之不事亦是不祀別言遺厥先宗廟弗祀遺

棄祖父言其慢之甚也犧牲粢盛既于凶盜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羣臣畏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以政之為立師以教之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當能助天寵安天下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越遠也言己志欲為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

疏天佑至厥志　正義曰已上數紂之罪此言伐紂之意上天佑助下民不欲使之遭害故命我為之君上使臨政之為之師保使教誨之為人君為以師者天意如此不可違天我今惟其當能佑助上天寵安四方之民使民免於患難今紂暴虐無君師之道故今我往伐之不知伐罪

之事爲有罪也爲無罪也不問有罪無罪志在伐我何敢有遠其本志而不伐之 傳言天至教之 正義曰衆民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立君治民乃是天意言天佑助下民爲立君也治民之謂君教民之謂師君既治之師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師師謂君與民爲師非爲别置師也 傳當能至天下 正義曰天愛下民爲立君立師者當能佑助天意寵安天下不奪民之財力不妄非理刑殺是助天寵愛民也 傳越遠至其志 正義曰越者踰越超遠之義故爲遠也武王伐紂内實爲民除害外則以臣伐君故疑其有罪與無罪言己志欲爲民除害無問是之與否不敢遠其志言己本志欲伐何敢遠本志捨而不伐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揆度優劣勝負可見

疏 傳力鈞至可見 正義曰德者得也自得於心義者宜也動合

事宜，但德在於身，故言有德；義施於行，故言秉義。武王志在養民，動為除害，有君人之明德，執利正之大義，與紂無者為敵，雖未交兵，揆度必勝負可見，示以必勝之道，令士衆勉力而戰也。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人執異心，不和諧。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三千一心，言同欲。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紂之為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令不誅紂，則為逆天，與紂同罪。

疏 傳紂之至同罪 正義曰：紂之為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一以貫之，其惡貫已滿矣。物極則反，天下欲畢其命，故上天命我誅之。今我不誅紂，則是逆天之命，無恤民之心，是我與紂同罪矣。猶如縱故縱者與同罪也。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

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厎天之罰祭社曰宜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事類告天祭社用汝衆致天罰於紂

【疏】傳祭社至於紂

正義曰釋天引詩云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即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宜求見福祐也是祭社曰宜冢訓大也社是土神故冢土社也毛詩傳云冢土大社也受命文考是告廟以行故爲告文王廟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此受命文考即是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爲次故先言帝社後言禰此以廟是已親若言家內私議然後告天故先言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舜典類于上帝傳云告天及五帝此以事類告天亦當如彼也罰紂是天之意故用汝衆致天罰於紂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

從之矜憐也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穢惡除則四海長清時哉弗可失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

泰誓中第二　周書　孔氏傳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於河之北

疏傳次止至之北○正義曰次是止舍之名穀梁傳亦云次止也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師以戊午日渡也此戊午日次于河朔則是師渡之日次止也上篇是渡河而誓未及止舍而先誓之此次于河朔者是既誓而止於河之北也莊三年左傳例云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此次直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之例也何則商郊去河四百餘里戊午渡河甲子殺紂相去纔六以迮是

今日次訖又誓明日誓訖即行不容三日止于河旁也羣后以師畢會諸侯盡會次也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徇循也武王在西故稱西土疏傳徇循至西土　正義曰說文云徇疾也循行也徇是疾行之意故以徇為循也下篇大巡六師義亦然也此誓揔戒衆軍武王國在西偏此師皆從西而來故稱西土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言吉人竭日以為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今商王受力行無度行無法度竭日不足故曰力行播棄犂老昵比罪人鮐背之耇稱犂老布棄不禮敬昵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疏傳鮐背至小人　正義曰釋詁云鮐背耇

老壽也舍人曰鮐背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孫炎曰耇面凍梨色似浮垢也然則老人此六皮似鮐面色似黎故鮐背之耇稱黎老耇以論爲布布者偏也言偏棄之不禮敬也昵近釋詁文孫炎曰昵親近也牧誓數紂之罪云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知紂所親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也

淫酗肆虐臣下化之過酗縱虐以酒成惡臣下化之言罪同

疏傳過酗至罪同　正義曰酗是酒怒淫酗共文則淫非女色故以淫爲過言飲酒過多也肆是放縱之意酒過則酗縱情爲虐以酒成此暴虐之惡臣下化而爲之由紂惡而臣亦惡言君臣之罪同也

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臣下朋黨自爲仇怨脅上權命以相誅滅籲呼也民皆呼天告冤無辜紂之穢德彰聞天地言

罪惡深

疏 朋家至彰聞 正義曰小人好忿天性之然化紂淫酗怨怒無已臣下朋黨共爲一家與前人並作仇敵脅上權命以相滅亡無罪之人怨嗟吁天紂之穢惡之德彰聞天地言其罪惡深也

傳臣下至惡深 正義曰脅上謂紂既昏迷朝無綱紀姦宄之臣脅於在下假用在上之權命脅之更相誅滅也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言君天下者當奉天以愛民

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 桀不能順天流毒虐於下國萬民言凶害

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言天助湯命使下退桀命

惟受罪浮于桀 浮過

疏 傳浮過 正義曰物在水上謂之浮浮者高之意故爲過也桀罪已大紂又過之言紂惡之甚故下句說其過之之狀案夏本紀及帝王世紀云諸侯叛桀關龍逢

引皇圖而諫桀殺之、伊尹諫桀、桀、天之有日、如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矣、是桀亦賊虐諫輔、請三有天命而云過於桀者、殆本紀云、紂剖比干觀其心、桀殺龍逢、無剖心之事、又桀惟比之於日、紂乃誣命於天、又紂有炮烙之刑、又有刳胎斮脛之事、而桀皆無之、是紂罪過於桀也

剝喪元良、賊虐諫輔、剝傷害也、賊殺也、元善之長、良善以諫輔紂、紂反殺之

[疏]傳剝傷至殺之　正義曰、說文云、剝裂也、一曰、剝割也、裂與割俱是傷害之義也、殺人謂之賊、故賊爲殺也、元者善之長、易文言文、良之爲善、書傳通訓也、元良俱善、而雙舉之者、言其剝喪善中之善、爲害大也、以諫輔紂、紂反殺之、即比干是也、上篇言焚炙忠良、與此經相類、而復言此者、以殺害人爲惡之大、故重陳之也

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

謂暴無傷言紂所以罪過於桀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其視紂罪與桀同辜言必誅之疏傳其視至誅之　正義曰紂罪過於桀而言與桀同辜者罪不過死合死之罪同言必誅也天其以予乂民用我治民當除惡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言我夢與卜俱合於美善以兵誅紂必克之占疏傳言我至占之　正義曰夢者事之祥人之精爽先見者也吉凶或有其驗聖王採而用之我卜伐紂得吉夢又戰勝禮記稱卜筮不相襲襲者重合之義訓戎為兵夢卜俱合於美是以兵誅紂必克之占也聖人逆知來物不假夢卜言此以強軍人之意耳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強之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

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

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不同

疏 傳平人至不同 正義曰昭二十四年左傳此文服虔杜預以夷人為夷狄之人即如彼言惟云億兆夷人則受率其旅若林即曾無華夏人矣故傳訓夷為平平人為凡人言其智慮齊識見同人數雖多執心用德不同心謂謀慮德謂用行智識既齊各欲申意故心德不同也

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我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

疏 傳我治至德同 正義曰釋詁云亂治也故謂我治理之臣有十人也十人皆是上智咸識周是與非故人數雖少而心德同同佐武王欲共滅紂也論語引此云予有亂臣十人而孔子論之有一婦人焉則十人之內其一是婦人故先

儒鄭玄等皆以十人爲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疏傳周至至仁人正義曰詩毛傳亦以周爲至相傳爲此訓也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於周但辭有激發旨有抑揚欲明多惡不如少善故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言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已能無惡于民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疏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正義曰言此者以上云民之所惡天必誅之已今有善不爲民之所惡天必佑我今教化百姓若不敎百姓使有罪過實在我一人之身此百姓與下百姓懍懍皆謂天下衆民也今朕必往我武[illegible]

揚侵于之疆揚舉也言我舉武事侵入紂郊疆伐之取彼凶殘

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桀流毒天下湯黜其命紂行凶殘之德我以兵取之伐惡之道張設比於湯又有光明

今朕至有光○正義曰既與天下為任則當為之除害今我必往伐紂我之武事惟於此舉之侵紂之疆境取彼為凶殘之惡者若得取而殺之是我伐凶惡之事用張設矣湯惟放逐我能擒取是比於湯又益有光明

傳揚舉至伐之○正義曰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是揚舉義同故揚為舉也於時猶在河朔將欲行適商都言我舉武事侵入紂之郊疆往伐之求春秋之例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此實伐也言往侵者侵是入之意非如春秋之例無鐘鼓也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

非敵勗勉也夫子謂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寧執非敵之志伐之則克矣

[疏]勗哉至非敵

正義曰取得紂則功多於湯宜勉力哉夫子將士等呼將士令勉力也以兵伐人當臨事而懼汝將士等無敢有無畏輕敵之心寧執守似前人之强非己能敵之志以伐之如是乃可克矣

傳勗勉至克矣

正義曰勗勉釋詁文呼將士而誓之知夫子是將士也老子云禍莫大於輕敵故令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令其必以前敵爲可畏也論語稱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令軍士等不欲發意輕前人寧執非敵之志恐彼强多非我能敵執此志以伐之則當克矣

百姓懍懍若崩厥角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

[疏]傳言民至容頭

正義曰懍懍是怖懼之意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其志懍懍然以畜獸爲喻民

之怖懼若似畜獸崩摧其頭角然無所容頭鄭氏云常如人之欲崩其角也言容頭無地處三年叢敘傳曰高曰崩頭角之稱崩體之高也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

惟克永世汝同心立功則能長世以安民

泰誓下第三　周書　孔氏傳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是其戊午明日師出以律三申令之重難之義衆士百夫長已上

疏傳是其至已上　正義曰上篇未次而誓故略言大會中篇既次乃誓為文稍詳故言以師畢會此篇最在其後為文益詳故言大巡六師巡遶周徧大其事故稱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行通以六師為言於時諸侯盡會其師不啻六也師出以律易師卦初六

束齊也律法也行師以法即誓勅賞勸是也禮成於三故為二篇之誓三度申重號令為重慎艱難之義也孫子兵法三令五申之此誓三篇亦為三令之事也牧誓王所呼者從上而下至百夫長而止知此衆士是百夫長已上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言天有明道其義類惟明言王所宜法則

傳言天至法則○正義曰孝經云則天之明昭二十五年左傳云以象天明是治民之事皆法天之道天有尊卑之序人有上下之節三正五常皆在於天有其明道此天之明道其義類惟明言明白可效王者所宜法則之將言商王不法天道故先標二句於前其下乃述商王違天之事言其罪宜誅也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 輕狎五常之教侮慢不行大為

怠惰不敬天地神明

【疏】傳輕狎至神明　正義曰：鄭玄論語注云：狎，慣忽之言。慣見而忽之意。侮同，傳因文重而分之。五常即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法天明道為之。輕狎五常之教，侮慢而不尊行之，是違天顯也。訓荒為大，大為怠惰。不敬，謂不敬天地神明也。上篇云「不事上帝神祇」，知此不敬天地神明也。禮云「毋不敬」，傳舉天地以言，明萬事皆不敬也。

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不敬天，自絕之。酷虐民，結怨之。

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比干忠諫，謂其心異於人，剖而觀之。酷虐之甚。

【疏】傳冬月至之甚　正義曰：釋器云：魚白斮之。樊光云：斮，斫也。說文云：斮，斬也。斮朝涉水之脛，必有所由，知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疑其骨髓有異，斬而視之，其事或當有所出也。

殷本紀云微子既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是紂謂比干心異於人剖而觀之言酷虐之甚 作威殺戮毒痡四海 痡病也言害所及遠 疏 傳痡病至及遠 正義曰痡病釋詁文紂之毒害未必徧及夷狄而云病四海者言害所及者遠也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 回邪也姦邪之人反尊信之可法以安者反放退之 屏棄典刑囚奴正士 屏棄常法而不顧箕子正諫而以爲囚奴 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褻惡事作過制技巧以恣耳目之欲 疏 郊社至婦人 正義曰不修謂不掃治也不享謂不祭祀也與上篇不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不祀其事一也重言之

耳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謂過度工巧二者大同但技據人身巧指器物爲異耳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故下是喪亡之誅

疏傳祝斷正義曰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子路死子曰天祝予何休云祝斷也是相傳訓也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孜孜勸勉不怠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武王述古言以明義言非惟今惡紂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言獨夫失君道也大作威殺無辜乃是汝累世之讎明不可不誅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立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言紂爲天下惡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言欲行除惡之義絕

敵　毅

盡紂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迪進也殺[illegible]為果致果為毅登成也成汝君之功

疏傳迪進至之功　正義曰迪進登成皆釋詁文殺敵為果致果為登宣二年左傳文果謂果敢毅謂強決能殺敵人謂之為果言能果敢以除賊致此果敢是名為毅言能強決以立功皆言其心不猶豫也軍法以殺敵為上故勸令果毅成功也

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賞以勸之戮以威之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稱父以感衆也言其明德充塞四方明著岐周惟我有周誕受多方言文王德大故受衆方之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推功於父言文王無罪於天下故天佑之

人盡其用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若紂克我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疏傳若紂至之致正義曰言克受方是文王之功若受克予非是文王之罪而言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者其意言勝非我功敗非父咎崇孝罪己以求衆心耳

牧誓第四　周書　孔氏傳

武王戎車三百兩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虎賁三百人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牧誓至牧地而誓衆疏武王至牧誓正義曰武王以兵戎之車三百兩虎賁之士三百人與受戰於商郊牧地之野將戰之時王設言以誓衆史叙其事作牧誓之

傳兵車至全數　正義曰孔以虎賁三百人與戎車數同王於誓時所呼有百夫長因謂虎賁即是百夫之長一人而乘一車故云兵車百夫長所載也數車之法一車謂之一兩詩云百兩迓之是車稱兩也風俗通說車有兩輪故稱爲兩猶屨有兩隻亦稱爲兩詩云葛屨三兩即其類也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司馬法文也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凡二萬一千人計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二萬一千六百人孔略六百而不言故云舉全數顧氏亦同此解孔既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二人又云兵車百夫長所載又下傳以百夫長爲卒帥是實領百人非惟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法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出一軍鄉爲正遂爲副若鄉遂不足則徵兵于邦國則司馬法六十四井爲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王於臨敵對戰

亦陳之時則依六鄉軍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故左傳云先偏後伍文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非直人數如此車數亦然故周禮云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左傳戰于繻葛杜注云車二十五乘爲偏是車亦爲卒伍之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車而載孔舉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欲搃明三百兩人之大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欲見臨敵實一車有百人既虎賁與車數相當文經稱百夫長故孔爲此說

傳勇士至天長 正義曰周禮虎賁氏之官其屬有虎士八百人是虎賁爲勇士稱也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此虎賁必是軍內驍勇選而爲之當時謂之虎賁樂記云虎賁之士說劍謂此也孔意虎賁即是經之百夫長

故云皆百夫長也

時甲子昧爽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昧冥爽明早旦

疏 傳是克至早旦　正義曰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爲文於法日月時年皆具其有不具史闕耳尚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上篇戊午次于河朔洛誥戊辰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言有日無月史意不爲編次故不具也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是周之二月四日以曆推而知之也釋言云晦冥也昧亦晦義故爲冥也冥是夜爽是明夜而未明謂早旦之時蓋雞鳴後也爲下朝至發端朝即昧爽時也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亥夜陳甲子朝誓將與紂戰

疏 傳紂近至紂戰　正義曰傳言在紂近郊三十里或當有所據也皇甫謐云在朝歌南七十里不知出何書也言至于商郊牧野知牧是郊上之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耳

詩云于牧之野。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繼牧言野，明是牧地。而鄭玄云，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衆。經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豈王行已至於郊，乃復到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何不然之甚也。武成云，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癸亥夜已布陳，故甲子朝而誓衆，將與紂戰，故戒勑之。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逖，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苦之。

疏

傳鉞以至苦之　正義曰：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廣雅云，鉞，斧也。斧稱黃鉞，故知以黃金飾斧也。鉞以殺戮，殺戮用右手，用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其意言惟教軍人，不誅殺也。把旄何以白旄，用白者，取其易見也。逖，遠，釋詁文。

王曰：嗟我友邦

冢君同志爲友言志同滅紂御事司徒司馬司空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指誓戰者【疏】傳治事至戰者　正義曰、孔以於時已稱王、而有六師、亦應已置六卿、今呼治事惟三卿者、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是指誓戰者、故不及太宰太宗司寇也、其時六卿具否、不可得知、但據此三卿爲說耳、此御事之文、指三卿而說、是不通於亞旅已下亞旅師氏亞次、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疏】傳亞次至門者　正義曰、亞次、釋言文、旅衆、釋詁文、此及左傳皆卿下言亞旅、知是大夫、其位次卿、而數衆、故以亞次名之、謂諸是四命之大夫、在軍有職事者也、師氏亦大夫、其官掌以兵守門、所掌尤重、故別言之、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

[illegible]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鄭玄云**千夫長**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

百夫長師帥卒帥

傳師帥卒帥　正義曰周禮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孔以師雖二千五百人舉全數亦得為千夫長長與帥其義同是千夫長亦可以稱帥故以千夫長為師帥百夫長為卒帥王肅云師長卒長意與孔同順經文而稱長耳鄭玄以為師帥旅帥也與孔不同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

傳八國至之南　正義曰九州之外四夷大名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其在當方或南有戎而西有戎此八國並非華夏故大判言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也此八國皆西南夷也文王國在於西故

西南夷先屬焉未對以爲是蜀耶顯然可知故孔不說文退庸就濮解之故以次先解羌云羌在西蜀叟者漢世西南之夷蜀名爲大故傳據蜀而說左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爲三羌在其西故云西蜀叟叟者蜀夷之別名故後漢書興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劉焉遣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叟者也髳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文十六年左傳稱庸與百濮伐楚楚遂滅庸是庸濮在江漢之南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稱舉也戈戟干楯也

疏

傳稱舉至于楯　正義曰釋言文方言云戟楚謂之孑吳揚之間謂之戈是戈即戟也考工記云戈柲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然則戈戟長短異名而云戈者即戟戈戟長短

雖異其形制則同此云舉戈宜舉其長者故以戈爲戟也。方言又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干楯爲一也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言無晨鳴之道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

疏傳索盡至國亡　正義曰禮記檀弓曰吾離羣而索居則索居爲散義鄭玄云索散也物散則盡故索爲盡也牝雞雌也爾雅飛曰雌雄走曰牝牡而此言牝雞者毛詩左傳稱雄狐是亦飛走通也此以牝雞之鳴喻婦人知外事故重申喻意云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家總貴賤爲文言家以對國耳將陳紂用婦言故舉此古人之語紂直用婦言耳非能奪其政舉此言

者尊用紂言賞罰由婦助是奪其政矣婦人不當知政是別外內之分若使賢如文母可以興助國家則非牝雞之喻矣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妲己惑紂紂信用之

疏 傳妲己至用之 ○正義曰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氏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而亡殷殷本紀云紂嬖於婦人愛妲己惟妲己之言是從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譽貴之妲己所憎者誅之為長夜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諸侯有叛者妲己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紂乃重刑辟為炮烙之法妲己乃笑武王伐紂斬妲己頭懸之於小白旗上以為亡紂者此女也

昏棄厥肆祀弗答

昏亂肆陳答當也亂棄其所陳祭祀不復當享鬼神

疏 傳昏亂至鬼神 ○正義曰昏闇者於事必亂故昏為亂也詩云肆筵設席肆者陳設之意毛傳亦以肆為陳也

對荅相當之事故荅爲當也紂身昏亂棄其宜所陳設祭祀不復當享鬼神與上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亦一也不事神祇惡之大者故舉暫及此三言之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言棄其骨肉不接之以道

疏傳王父至以道

正義曰釋親云父之考爲王父則王父是祖也紂無親祖可棄故爲祖之昆弟棄其祖之昆弟則父之昆弟亦棄之矣春秋之例母弟稱弟凡春秋稱弟皆是母弟也母弟謂同母之弟同母尚棄別生者必棄矣舉尊親以見卑疏也遺亦棄也言紂之昏亂棄其所遺骨肉之親不接之以道經先言棄祀棄親者鄭玄云誓首言此

乃惟四方之多罪

者神怒民怨紂王以亡也

逋逃是崇是長

言紂棄其賢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

是信是

使是以為大夫卿士士事也用為卿大夫典政事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使四方罪人暴虐姦宄於都邑疏傳使四方至都邑

正義曰暴虐謂殺害殺害加於人故言於百姓姦宄謂劫奪劫奪有處故言於商邑百姓亦是商邑之人故傳揔言於都邑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今日戰事就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一心疏傳今日至一心

正義曰戰法布陳然後相向故設其就敵之限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焉欲其相得力也樂記稱進旅退旅是旅為衆也言當衆進一心也

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夫子謂將士勉勵之伐謂擊刺少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爲例【疏】傳夫子至爲例　正義曰此及下文三云夫子此勗哉在下下勗哉在上此先呼其人然後勉之此既言然下先令勉勵乃呼其人令與下句爲目也上有戈矛戈謂擊兵矛謂刺兵故云伐謂擊刺此伐猶伐樹然也

勗哉夫子尚桓桓桓桓武貌【疏】傳桓桓武貌　正義曰釋訓云桓桓威也詩序云桓桓武志也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貔執夷虎屬也四獸皆猛健欲使士衆法之奮擊於牧野

傳貔執夷　正義曰釋獸云貔白狐其子豰舍人曰貔名白狐其子名豰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屬

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疏】傳商衆至之義　正義曰迓訓迎也不迎擊商

衆能奔來降者兵法不誅降也役謂使用也如此不殺降人則所以使用我西土之義用義於彼今彼知我有義也王肅讀御爲禦言不禦能奔走者如殷民欲奔走來降者無逆之奔走去者亦不禦止役爲也盡力以爲我西土與孔不同

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臨敵所安汝不勉則於汝身有戮矣

武成第五

周書　孔氏傳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於華山桃林之牧地識其政事記識殷家政教善事以爲法作武成武功成文事修

疏武王至武成　正義曰武王之伐殷也往則陳兵伐紂歸於牛馬爲獸記識殷家美政善事而

行用之史敘其事作武成　傳往誅至牧地　正
義曰此序於經于征伐商是往伐也歸馬放牛是歸
獸也故傳引經以解之爾雅有釋獸釋畜畜獸形
相類也在野自生爲獸人家養之爲畜歸馬放牛
不復乘用使之自生自死若野獸然故謂之獸
以野澤爲家故言歸也　傳記識至爲法　正義
曰紂以昏亂而滅前世政有善者故訪問殷家政
教記識善事以爲治國之法經云列爵惟五分土
惟三是也

武成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成於克商

疏　武成　正義曰此篇敘事多而王言
少惟辭文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自惟一月至
受命于周史敘伐殷往反及諸侯大集爲王言發
端也自王若曰至大統未集述祖父已來開建王
業之事也自予小子至名山大川言己承父祖之
意告神陳紂之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羞
自陳告神之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是史敘往伐殺

紂入朝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案左傳荀偃禱河云無作神羞其官目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蒯聵禱祖云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王不敢愛彼二禱於神羞之下皆更申己意此經無作神羞下更無語直是與神之言猶尚未訖且冢君百工初受周命主當有以戒之如邊誥之類宜應說其除害與民更始創以爲惡之禍勸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准誦禱辭而已欲征則殷勤誓衆既克則空話禱神聖人有作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斷絕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或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壞壁得之始有脫漏故孔壁五十八篇以外錯亂磨滅不可復知明是見在諸篇亦容脫錯但孔此篇首尾具足既取其文爲之作傳恥云有所失落不復言其事耳　傳文王至克商　正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詩之文

也彼言武功謂始伐崇耳辨紂尚在其功未成成功在於克商今武始成矣故以武成名篇以表旨繼文王之年故本之於文王鄭云著武道至此而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旁近也月二日近死魄

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翼明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日渡孟津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其四月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與死魄互言

乃偃武修文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用行禮射設庠序修文教

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於廟執事

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近始

疏惟一至武成 正義曰此歷叙伐紂往反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一月壬辰旁死魄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是壬辰也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三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泰誓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也始生明其日當是辛

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敘其事見其功成之次也漢書律曆志引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於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偽為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玄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偽武成也　傳此本至死魄　正義曰將言武成遠本其始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此月辛卯朔朔是死魄故月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律曆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傳云始生魄月十六日也月

十六日爲始生魄是一日爲始死魄二日近死魄
也顧氏解死魄與小劉同大劉以三日爲始死魄
二日爲旁死魄旁死魄無事而記之者與下已爲
發端猶今之將言曰必先言惟也 傳翼明至孟
津 正義曰翼明釋言文釋言云堂上謂之行堂
下謂之步彼相對爲名耳散則可以通故步爲行
也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自周二十八日
渡孟津凡二十五日每日四十許里時之宜也詩
云于三十里毛 傳云師行三十里蓋言其大法耳
傳其四至互言 正義曰其四月此伐商之四月
也哉始釋詁文顧命傳以哉生魄爲十六日則哉
生明爲月初矣以三日月光見故傳言始生明月
三日也此經無日未必非二日也生明死魄俱是
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而既死明生互言耳
傳倒載至文教 正義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
而西車甲釁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

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是偃武修文之事故傳引之郊射是禮射也王制論四代學名云虞謂之庠夏謂之序故言設庠序修文教也 傳山南至乘用 正義曰釋山云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李巡曰山西暮乃見日故曰夕陽山東朝乃見日故云朝陽陽以見日爲名故知山南曰陽杜預云桃林之塞今弘農華陰縣潼關是也是在華山東也指其所往謂之歸據我釋之則云放放牛歸馬互言之耳華山之旁尤乏水草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此是戰時牛馬故放之以示天下不復乘用易繫辭云服牛乘馬服乘俱是用義故以服揔牛馬 傳四月至執事 正義曰以四月之下有文已多故言四月丁未此以成功設祭明其徧告羣祖知告后稷以下后稷則始祖以下容毁廟也天子七廟故云文考文王以上七世

之祖見是周廟皆祭之故經揔云周廟也駿大釋詁文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衛要此略舉邦國在諸侯服故云甸侯衛其言不次詩頌云駿奔走在廟故云皆大奔走於廟執事也

越三日庚戌 ○正義曰召誥云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爲三日此從丁未數之則爲四日蓋史官不同立文自異或此三當爲四由字積與誤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諸侯與百官受政命於周明一統

疏 傳魄生至一統 ○正義曰月以望虧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爲多通率在十六日者四分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既生魄故言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也丁未祀于周廟已是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設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得未受周命已助周祭 其受命亦在祀廟前

矣兵宜採其時以先言告之既訖然後却以受命故文在下耳諸侯與百官舊有未屬周者今皆受政命於周於此時始天下一統也顧氏以既生魄謂庚戌已後雖十六日始生魄從十六日至晦皆為生魄但不知庚戌之後幾日耳

王若曰嗚呼羣后順其祖業歎美之以告諸侯

惟先王建邦啓土謂后稷也尊祖故稱先王

疏 傳謂后至先王 正義曰此先王文在公劉之前知謂后稷也后稷非王尊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后稷始封於邰故言建邦啓土

公劉克篤前烈后稷曾孫公劉名能厚先人之業

疏 傳后稷至之業 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為后稷曾孫也本紀

云公劉之後有公非公祖之類知公是爵郡時未諱故稱劉名先公多矣獨三人稱公當時之意耳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徙而歸保焉周道之興自此之後是能厚先人之業也

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 大王修德以翦齊商人始王業之肇迹王季纘統其業乃勤立王家 疏 傳大王至王家 正義曰詩云后稷之孫實惟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太王翦齊商人始王業之兆迹也周本紀云王季修古公之道諸侯順之是能纘統大王之業勤立王家之基本也

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 言我文德之父能成其王功大當天命以撫綏四方中夏

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 言天下諸侯大者畏威小

名謂德是文王武德之大〇疏大邦至其德〇正義曰大邦以力拒敵故言畏其力小邦必畏矣小邦或被棄遺故言懷其德矣邦亦懷德矣量事為文也

惟九年大統未集

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〇疏傳言諸至未就〇正義曰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政稱元年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既未稱王而得稱改元年者諸侯自於其國各稱元年是己之所稱元或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於古也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依用之

予小子其承厥志

言承文王本意

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后土社也名山華岳大川河

疏傳致商至川河　正義曰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欲將伐紂告天乃發故文在所過之上禮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告皇天后土即泰誓上篇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是也僖十五年左傳云戴皇天而履后土彼晉大夫要秦伯故以地神后土而言之與此異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華岳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言之耳周禮太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鄭云用事用祭事告行也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告天社山川之辭大正以兵征之也

疏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　正義曰自稱有道者聖人至公爲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已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

侯某某事曰曾孫某侯某一年左傳蒯聵禱云
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己承藉上祖典享之意

商王受無道無道德暴殄天物害虐烝民暴絕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為無道

疏暴殄至烝民　正義曰天物語闊人在其間以人為貴故別言害民則天物之言除人外普謂天下百物鳥獸草木皆暴絕之

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為魁主窟聚淵府藪澤言大姦

疏傳逋亡至大姦　正義曰逋亦逃也故以為亡罪人逃亡而紂為魁主魁首也言受用逃亡者與之為魁首為主人萃訓聚也言若蟲獸入窟故云窟聚水深謂之淵藏物謂之府史游急就篇云司農少府國之淵淵府類故言淵府水鍾謂之澤無水則名藪藪澤大同故言藪澤萃淵藪三

者各爲物室言紂與亡人爲主亡人歸之若蟲之窟聚魚歸淵府獸集藪澤言紂爲大姦也據傳意主字下讀爲便昭七年左傳引此文杜預云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爲淵藪集而歸之與孔異也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 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略路也言誅紂敬承天意以絕亂路 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 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

疏 傳冕服至成命 正義曰冕服采章對被髮左衽則爲有光華也釋詁云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言蠻貊則戎夷可知王言華夏及四夷皆相率而充已使奉天成命欲其共伐紂也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 此謂十一年今孟津還時 惟

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言東國士女筐篚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我周王爲之除害）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神庶幾助我渡民危害無爲神羞辱）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旅衆也如林言盛多會逆距戰）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

原缺

定衣服也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衆同心動有成功乃反商政政由舊反紂惡政用商先王善政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皆武王反紂政因奴徒隸封益其士商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巷以禮賢

疏傳皆武至禮賢正義曰紂囚其人而放釋之紂殺其身而增封其墓紂退其人而式其門閭皆是紂武王反紂政也下句散其財粟亦是反紂於此須有所解因言之耳上篇云囚奴正士論語云箕子爲之奴是紂囚之文爲奴役之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鄭衆云爲之奴者繫於罪隸之官是因爲奴以徒隸役之也商容賢人之姓名紂所貶退處於私室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爲敬名說文云閭族居里門也武王過其閭而式之言此内有賢人式之

皆廿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所忻休伏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内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顔色相副是以知之是說商容之事也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

疏傳紂所至貧民 正義曰藏財爲府藏粟爲倉故言紂所積之府倉也名曰鹿臺鉅橋則其義未聞散者言其分布發者言其開出互相見也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

商容之閭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也然則武王親式商容之閭又表之也新序云鹿臺其大三里其高千尺則容物多矣此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世追論以錢爲主耳周禮有泉府之官周語稱景王鑄大錢是周時已名泉爲錢也

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施舍已債救乏賙無所謂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

傳施舍至服德 正義曰傳成十八年晉悼公初立施舍已責成二年楚將起師已責救之定五年歸粟於蔡以賙急矜無資也杜預以爲施恩惠舍勞役也已責止逋責也皆是恤民之事故傳引之以證大賚所謂周有大賚論語文孔安國解彼云周之篇有二帝三王之事周有大賚正指此事故言所謂也悅是歡喜服謂聽從故至則悅見義則服故經下言悅仁服德互文

三世刻云王命封墓釋囚、尒於周亭之珠三尤
傾宮之女於諸侯、務民咸焉曰王之於仁也死
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
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
藉之乎主之於色也見在者猶歸其**列爵惟五**
父母況其復徵之乎是悅服之事也
即所識政事而法之**分土惟三**列地封國公侯方
爵五等公侯伯子男百里伯七十里子
男五十里【疏】傳列地至三品　正義曰爵五等地
爲三品　三品武王於此既從殷法未知周公
制禮亦然以否孟子曰北宮錡問於孟子曰周之
班爵祿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矣嘗聞其略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十里漢書地理志亦云周爵五等其土三等也
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世儒者多以
爲然包咸注論語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

國惟百里耳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幷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爲說耳鄭玄之徒以爲武王時大國百里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王制之注具矣

建官惟賢立官以官賢才**位事惟能**居位理事必任能事**重民五教**所重在民及五常之教

疏

重民五教　正義曰此重拋下五事民與五教食喪祭也五教所以教民故與民同句下句食與喪祭三者各爲一事相類而別故以惟目之言此皆聖王所重也論語云所重民食喪祭以論語即是此事而彼無五教錄論語者略之耳

惟食喪祭民以食爲命喪禮篤事親愛祭祀崇孝養皆聖王所重**惇信明義**使天下厚行信顯忠義**崇德報**

工有德尊以爵有功報以祿垂拱而天下治言武王所修皆是所任得人故垂拱而天下治

疏垂拱而天下治　正義曰說文云拱斂手也垂拱而天下治謂所任得人人皆稱職手無所營下垂其拱故美其垂拱而天下治也

尚書注疏卷第十